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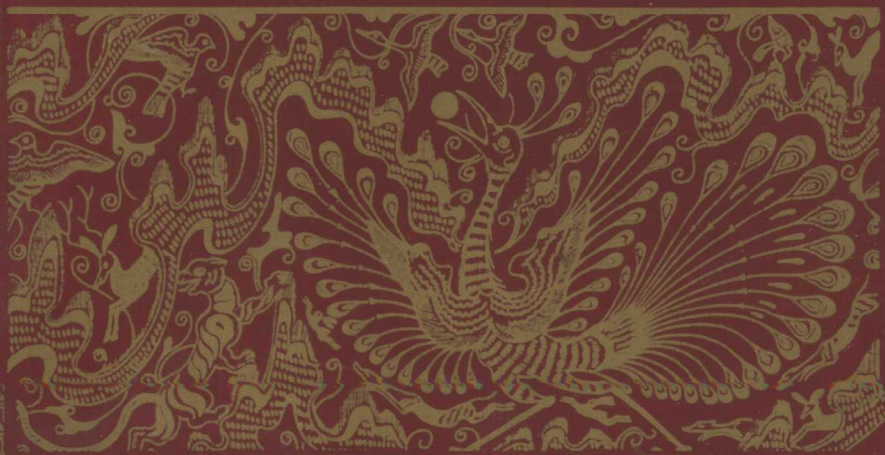
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



袁·鹰/编

怀人伤逝卷

华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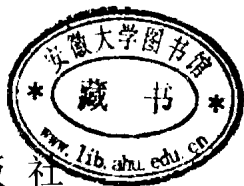


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

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

怀人伤逝卷

袁 鹰 编



华夏出版社

199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怀人伤逝卷/袁鹰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12

ISBN 7—5080—0935—5

I. 华… II. 袁… III. 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223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25印张 505千字

199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25.00元

长河回首(前言)

袁 鹰

1992年秋季,受华夏出版社委托,编一套二十世纪散文精编,因而有幸于两个寒暑中断断续续地浏览近一百年来大量散文作品。很难用短短几句话表达我两年来的感受,仿佛一次次置身于陡削如剑的山岩和平直如矢的堤岸上纵览长江风景,远眺悠悠帆影,近听滚滚涛声,总禁不住心绪难平,引发阵阵遐思。

在我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最难忘的正是多次长江之旅:金沙江渡口看湍急江流,白帝城、黄鹤楼、采石矶、北固山临江怀古、川江、荆江、楚江、扬子江直到长江口阳光下或月光下的航行。这条东方第一长河,从荒寒的高原起步,泻过阡无人烟、莽莽遍地的沼泽和峡谷,一路上容纳千百支溪涧河流,不断壮大自己,浊浪排空,惊涛掠岸,终于构成气势磅礴的万里画卷。因而常常想到五千年来的炎黄文化,特别是两千年来的散文,恰也似气象万千的江上风光。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直到近代的漫长时期,散文这条长河源远流长,浩浩荡荡,名著佳品,好似千山万壑,绵延不绝。它们纵贯时空,流传千古,到今天依然是我们为之自豪的民族文化财富。

大江流日夜。散文随同我们古老伟大的民族一起进入天旋地转的二十世纪。刚刚跨进本世纪第一年的1990年,八国联军的铁蹄疯狂残酷地蹂躏了都城北京,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欺

凌的中华民族，又一次蒙受空前的屈辱和灾难。腐朽昏聩的封建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加速了崩溃覆灭的进程。中国人民从深渊中逐渐觉醒。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怀着匡时济世、救国救民的大志，奔走天涯，泣血呼号，口诛笔伐，慷慨悲歌，呼唤沉睡中的雄狮。“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任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康有为：《保国会成立大会演说》）。“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有感一章》）正是二十世纪前夜先进知识分子最有代表性、最普遍、最强烈的心绪和意识。它们几乎贯穿整整一个世纪，影响几代人的思想情愫。中国文化生于乱世，饱经忧患，历尽沧桑。民族危亡和民生疾苦时刻沉重地压在心头，以至他们在展纸执笔之前，就已为浓重的忧患感和使命感所笼罩。秋瑾烈士就义时那句“秋风秋雨秋煞人”绝笔词，似乎成为二十世纪文学的第一声沉钟。

也正是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叶那三四十年中，西方民主主义、人文主义思潮，逐渐在一些具有爱国的革新思想的中国早期外交官、留学生和瞩目洋务的知识分子、文人的头脑中生根发芽，涓涓细流渐渐汇成一道道波浪，向几千年盘根错节的封建专制意识观念的堤防发起冲击和挑战。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的时代潮流，很快便在知识界包括广大青年中得到热烈的回响，也很快便在文人笔下得到敏锐的反应。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新的政治概念，尊重人权、个性解放，探讨人生真谛，要求妇女解放，承认人的价值这些新的口号，很快都成为文学特别是散文和诗歌的主题，成为那一代作家们热情讴歌的对象，在读者面前展示了别开生面的新天地，也为文学园地注入了无限生机。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更形成汹涌澎湃的洪涛。孙中山先生

当时曾衷心赞誉：“自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命事业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影响。”（《孙中山选集》、《关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作为二十世纪初期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必然同样在文学上产生“极大之影响”。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潮相撞击、冲突、交流、融合，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宁馨儿，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辉煌景象。散文的发展，犹如长江劈开陡峭的夔门，从南津关奔入广袤的荆楚大地，形成了“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壮观，后流推前浪，一直到如今。

中国文人历来都信奉一千多年前白居易那句名言：“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文人的种种思想感情，总要倾注在对时对事的抒写、感慨和评议中。进入二十世纪，为时、为事、为人生，更成为散文的主调，而且增添了时代特有的悲壮沉雄的色彩。现在回头再重读早期的许多传佳作，我们不能不衷心铭感那一代作家们冲破封建思想桎梏的漫漫长夜，在迷茫旷野中开辟蒿莱的胆识和毅力。他们当时只管埋头于探索、拓荒、播种、耕耘和战斗，似乎并未曾意识到一道道山涧、一条条小河最终将汇成等决决浩浩的大江大海，也未曾想到以心血和汗水浇灌培植出来的小花终将在这块萋萋的芳草地上“扬葩吐艳，各极其致”，装点了整整一个世纪绚丽斑斓的春光秋色。然而，历史终会给先行者的业绩以公平的评价。无论他们当时是否意识到，他们总是以自己的作品承担了继往开来的重任。这是不容置疑的；没有他们，便没有我们；没有昨天，便没有今天，也就没有明天。作为后来者和继承者，我们谁也没有权利以轻率的空谈或是玩世不恭的调侃加以忽视和否定。尽管时下某些同行谈论

散文时，往往不愿或表示不屑于涉及时代、现实、人生这类话题，但是，总无法抹煞一切文学艺术无不是时代和生活的产物，一切散文作者无一能遗世独立这个根本事实。一百年来，千峰竞秀，万壑争流，构成散文主体的必然是感时伤世、反映现实、抒怀述志、托物言情的作品。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刘勰《文心雕龙》）它们的形式多种多样，风格多彩多姿，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千万条溪涧，全离不开波澜壮阔的母亲河。因而，我们这套选本，就力求体现时代的特色、世纪的特色，或者也可以说以此作为编选取舍的最大依据——自然绝非唯一依据。

二

这套粗编本，按照“大散文”概念，选取从世纪初以来的名篇，按类粗粗归为八卷，即：《感时咏志卷》、《叙事纪实卷》、《抒情遣兴卷》、《山川风物卷》、《怀人伤逝卷》、《随笔小品卷》、《文谈书话卷》、《书简日记卷》，包括近四百位作者一千三百篇作品，共约四百万字。明知此种分类法，无论就内容和体裁说都不十分科学，也不完全符合散文体身宽广繁复、难以具体界定的特点。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随便，正是散文体裁的特点；破绽，我理解就是不宜分得太细，太细就可能分辨不清。犹如浩淼江流，怎能分清它是来自岷江还是汉水？是来自鄱阳湖还是大运河？只不过是读者便于从分门别类的分卷中集中地阅读、研习、比较，也便于可以从总体上浏览百年来散文的来龙去脉，辨认前人的脚印，领略浩瀚的风光。

《感时咏志卷》选了近百年来精深警辟而又颇具文学色彩的

政论、时评和杂文。前半个世纪的作品，大都产生于国事蜩螗、世情变幻之秋，内忧外患，一齐压在作者的心头。用司马迁说过的话，大抵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他们“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欲以究天人之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同的是这些以先天下之忧而为己任的作者们，不止于“述往事”，而且直抒胸臆地评点今事时事，矛头直指当时黑暗政治和黑暗社会，向往和追求光明前程。后半个世纪的作品，作者们都经历了几十年春风秋雨、夏日冬霜，有可能也有条件更多更深深地了解和感受人民群众的爱憎，也就更能自觉地旗帜鲜明地直面人生，自觉地充当群众的代言人，爱群众之所爱，憎群众之所憎，秉笔直书，匡正时弊。不少人不幸遭逢厄运、长年坎坷，甚至陷入囹圄，九死一生，仍然正气凛然，无怨无悔。那些以血肉之躯为代价的作品，它们的思辨力量和批判光芒，时历几十年岁月依然熠熠生辉。即使进入政治清明人心思家之世，我们依然需要、实际上也一直出现这类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好文章，在当前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生活中不断起一些警钟和响箭的作用，尽管他们还会不时遇到些意想不到或意想不到的麻烦，但是好文章总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叙事纪实卷》的作者们，大都用朴素平实的手法，从一百年来变幻悠忽的时代风云中，撷取了一片片云彩，展现在读者面前。二十世纪的峥嵘岁月，虽然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但对我们的华夏大地，却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所不能比拟的。有分教：王纲解纽，皇朝覆亡；军阀纷急，遍地刀枪；天灾人祸，百孔千疮；强敌侵袭，国土沦丧；全民觉醒，御侮救亡；浴血苦斗，河山气壮；生死决战，立马长江；宏图大志，意气昂扬；歧途迷误，动乱颠狂；剪除凶逆，万民欢畅；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港澳回归，华夏同光……一切一切，全部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或正

面或侧面地来到不同时期作家们笔下。他们同我们的民族一起经受灾难和幸福，痛苦和欢欣，沉沦和奋起，个人的浮沉荣辱，家庭的离合悲欢，也无一不与时代共命运。因而这卷作品里，无论写通都大邑还是边陲村落，无论写沿海新区还是高原小县，也无论写台湾、香港、澳门，都可以从中真实地看到世纪的影子，即使是一枝一叶。

《抒情遣兴卷》编选时，常常交替涌起阵阵温馨和感喟。抒情本是古往今来散文的传统，许多名篇传诵千古。记得六十年前入小学刚学作文，老师就拈出抒情文、叙事文和议论文三大类分别讲授，至今印象犹深。“五四”前后二三十年间一大批陶情冶性、脍炙人口的至情名文，滋养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一直成为小学到大学课本中的范文，组成现代散文的华彩乐章。可惜近几十年中，有一段时期光焰黯淡，乐声岑寂、苍白的梦呓和言不由衷的矫揉造作充斥一时，人间真情被隐蔽、被封闭、被扭曲，竟至成为不合法的东西，“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还有无。”时势使然，难以尽述。在那样的气氛里，作家的心灵常是忐忑不安，散文的脚步也就难免蹒跚摇晃。耀眼的画图中可能透露几笔幽暗的翳影，悦耳的歌声中可能隐藏几缕苦涩的叹息，欢愉的笑容也可能夹杂几片轻淡的愁云。种种无可奈何的艰难处境和心路历程，非亲身经受的人是不可能深切感受 and 理解的。所幸的是历史进入新时期，那样的日子终于一去不返，今天的散文作者尽可以潇洒自如、无拘无束地剖析自己的七情六欲，宣泄自己的苦辣酸甜，只要他认为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他尽可以放手去写，而不必左顾右盼，于是我们才又有一批至情至性之文。

《山川风物卷》编得比较顺利。应该感谢几代作家不断捧出游记精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来是中国文人传统，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只要有可能，总爱登揽江山，留连光景，触景生

情，托物寄意，于是挥洒成文。陆放翁有诗云：“君诗好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诗如此，散文亦复如此。从本世纪初起，现代文坛上先后出现一批擅于绘景状物的高手，他们那些精湛典雅、自然如画的美文，带着一代代的读者走向东南西北，扩大视野，开拓胸怀，领略神州大地和五洲四海的山川风物、民俗人情。近十多年来，国门敞开，迎接八面来风，使更多人瞩目海外，关心世界，渴望更多地认识 and 了解这个小小寰球。来往频繁，自然就产生更多的域外游记，其中有不少写得比前人更精更深，也更有分量。这一卷编得并不太费力，犯愁的倒是好文章如此之多，而容量又有限，以致编成之后，仍怀有深深憾意。

《怀人伤逝卷》所选，同样都是抒情散文，之所以另成一卷，仅是由于这一类作品数量太多，除了一小部分人物传略、墓表和特写之外，大多数怀人忆旧悼亡伤逝的文章，其实都应列入抒情文范围。无论父母情、子女情、师生情、同志情、朋友情、乡里情，全是人间的真情，这样的好文章只觉其少，不嫌其多。尤其是本世纪中叶的二十余年，人祸频仍，冤狱不断，“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成千上万的民族菁英遭凌辱以至惨死，酿成旷古罕见的时代创伤和民族悲剧。雨过天晴之后，自然出现一大批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发人深省的至情之文，涌起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散文的一个高潮，影响深远，成为千古绝唱。它们不只是悼念一个人、一群人，也是镌刻一个不平常的年代，一段谁也不能忘却的历史，一场永远不应该重复的教训。

《随笔小品卷》的编选，作为编者常常有一种“醍醐灌顶，毛发皆苏”的舒畅清凉的精神享受，很想借此来弘扬我们民族散文传统中这一部分别具特色而又受到普遍钟爱的奇葩异卉，为它们近些年来重新兴起再添一束干柴，再擂一通边鼓。且不必远溯魏晋唐宋明清以来多种名著，只看近百年来它几经兴衰升沉，流

风余韵却始终未曾销歇。因为这种文体最便捷，最自由，最无拘束，宇宙之大，尘土之微，天地万物，人间万事，无一不可作为题目。如今风云际会，在纷繁为幻的浪潮中它又应运而兴，佳作如云，专栏成阵，其日渐繁荣的气势实在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比起前人，它们更贴近时代和生活，也更挥洒自如，从容冷静，嬉怒笑骂，亦庄亦谐，仿佛同读者小窗对坐，促膝谈心。说笑之间，比前辈们的优雅隽永更多几分思辨，多几分睿智，多几分幽默，可以说都是使人欣喜的新气象、新收获。

《文谈书话卷》编选时颇费一番踌躇，因为它们领域十分广阔，可繁可简，可实可虚。既不能编成文论选，又不敢遗漏那些传世名文。许多古典文论本身就极有文学色彩，也具抒情意味。“五四”时期一些文学家的文论，很少八股气，很少装腔作势，可惜此后就渐渐少见。此番选文谈部分，篇目并不多，字数却已不少，确实是挂一漏万，只能力求这“一”的含金量了。至于序跋书话，同样是林林总总，目不暇接，这里也只能推荐有代表性的几家，显示了不同的功力和各自的风格。读者也许可以从中约略地辨认这类散文品种的历史渊源的当今走向，领略它们奇峰幽涧般的别样风光。

《书简日记卷》是最难蒐辑和把握的一卷。它们浩如烟海，只有极少数是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人们有所思、有所感、有所见、有所闻、有所爱、有所歌、有所哭，往往都倾注在自己的日记和给亲友的书函中，它们常常是最真实、最自然、最动人的散文。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出现一种自己加工和由别人整理传供发表以推广的“日记”，满篇豪情壮语，格言警句，却见不到多少真情实意。这类日记，应是别支，似不能作为正宗，因而未列，顺便申明。书简的情形不同些，既有受信有，则并非秘不示人，何况有的本身就作为公开信发表的。种类繁多，难以尽述，这里只能

从真实性和文学性着眼，选取一些精品奉献于读者之前。

三

多年以来，我与不多散文同好一样，总期望能见到一套本世纪散文精品的选本，如同《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那样，将近一百年来的各种散文的名篇佳作分门别类地编纂成书，一几之上，精品俱陈，俯仰其间，岂不快哉！却绝未想到这副担子竟在一次同出版社负责人的偶然闲谈中落到自己肩上，编选工作未及慎重考虑和周详谋划，便匆匆上马。原以为现成的选本很多很多，从三十年代赵家璧先生主持、其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继续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直到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出现的各种现代、当代包括台湾、香港出版的散文选本，几乎不可胜数。借助前贤和同时代选家门的辛勤功绩，作进一步的精编，去粗存菁，好中挑好，似乎不会太烦难。不料一经着手，便悚然感到此事非同小可，如此浩大工程，岂是一人区区微力所能完成？实在太不自量了。无奈人已上鞍，箭已离弦，像胡适博士当年无可奈何地感慨“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这种先天的缺陷，不能不影响到这套选本的质量和水平，编者见识和散文观的浅陋偏颇更是不言而喻。

两年以来的编选过程，如同驾一叶扁舟，逡巡于烟波万顷的太湖之上，风光满眼，目眩神驰，左顾右盼，踌躇难定。百年来传诵众口早有定评的名篇，自然应在必收之列，它们的数量相当庞大。编者又想搜寻那些被遗漏或不为人注意的佳作，推荐于今日读者之前，反复沉吟，常常顾此失彼。到了确定篇目并向编辑部交稿后，仍陆续从报纸刊物和作家自选散文中读到不少好文章，热心的友好同行，也时有推荐，最后排出全部校样，发现每一卷竟比预计字数超出三分之一。同出版社人士反复商量，限于原定

每卷五十万字左右的篇幅，也考虑不能再提高书价，增加读者的经济负担，只能忍痛割爱，每一卷再撤下数万字乃至十几万字。这种时刻，作为编者，常被难分难舍的痛苦啃噬心灵，漏却佳品，受责挨骂事小，对不住作者也对不住读者，将会长久地负疚。直到此刻写下这几行，我的心情还是沉重的。

百年来，散文精品如此洋洋大观，囿于编者的见闻和学识，因此沧海遗珠不是一般俗套常说的“在所难免”，而是肯定的，必然的，先天注定的。何况二十世纪尚有最后五年的路程，必定还会有新的精品佳作问世，我设想待到新世纪叩响门扉之前，如有可能，再编选两卷作为遗珠缀玉，聊作弥补。事实上，即使将校样上撤下的合编成同样篇幅的两卷，就已绰绰有余了。

在作品前注上短短的作者简历，是为了帮助读者从一百年来人才辈出的灿烂星河中一睹散文作者的概貌。专业散文家在任何时期都居极少数，而散文却从来都拥有最庞大的作者队伍，不仅有散文家之外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和艺术家，还有文字艺界以外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教授学者，甚至可以包括为崇高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可能从古往今来的传世名文中吸取思想道德文化等多方面的滋养，铸造自己的灵魂，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并且激励自己为国家民族、为天下苍生去立德立言立功。同时，他们也以自己的作品去影响同代和后代人。对那些在百年散文史上留下业绩先后离去的前辈们，我们深致缅怀和景仰之忱，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遗憾的是未及查明某几位的生卒年代和生平简历，不得不留待异日了。

长河回首，一望无垠的波涛中可以看到三个涌起的洪峰，那就是：

1919年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期，

1979年开始的改革振兴新时期。

每次相隔三十年左右的三次洪峰，每一次都源自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汹涌潮头。思想冲破牢笼，笔墨自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于是各擅才情，竞呈异彩，千红万紫，春色满园。试看本世纪之初的二十年，即1900年至1919年清末民初年间那一批激昂慷慨之作，作者都是有志为之之士，目睹国势危艰，抒发满腔忧愤，虽然不少人仍沿用文言写作，内容却换了开拓未来、振兴颓危的主题，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现代文言文，从内容到文字都已摆脱桐城派余绪，另辟新路。不论作者本人是否意识到，他们的作品当时已成为迎接新世纪最初的鸡鸣而永留青史。现在又当世纪的转换期，道路更加广阔，前程更加远大。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本世纪后半叶的散文作家们，包括大陆作家，汉族和兄弟民族作家，台湾和港澳作家，必定会同前辈们一样，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文学风貌，大步跨入新世纪，共同铸造新的辉煌。瞻望指日可待的二十一世纪，分明能看到无边无际、奔腾激盈的浪涛，禁不住又一次想起梁任公一百年前《少年中国说》中那掷地作金石声的名句：

天载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方；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1994年岁暮，北京

目 录

袁 鹰	长河回首(前言)	(1)
-----	----------------	-----

上编(1900 年—1949 年)

徐自华	鉴湖女侠秋君墓表	(3)
柳亚子	周烈士实丹传	(5)
	阮烈士梦桃传	(6)
	宁烈士太一传	(8)
傅熊湘	杨烈士卓林传	(11)
章炳麟	赠大将军邹君墓表	(13)
朱自清	背影	(16)
	给亡妇	(18)
周作人	唁辞	(22)
	若子的死	(24)
鲁 迅	纪念刘和珍君	(26)
	藤野先生	(30)
	为了忘却的纪念	(35)
	忆韦素园君	(43)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47)
胡 适	我的母亲的订婚	(50)
	追悼志摩	(60)
巴 金	呈献给一个人	(68)

目 录

	纪念友人世弥	(72)
鲁 彦	父亲的玳瑁	(76)
沈从文	老伴	(83)
	沅陵的人	(89)
臧克家	老哥哥	(100)
丽 尼	圣者	(105)
萧 红	回忆鲁迅先生	(108)
李广田	山之子	(139)
陆 蠡	私塾师	(146)
柯 灵	伟大的寂寞	(153)
茅 盾	萧楚女和恽代英	(157)
	忆冼星海	(159)
聂绀弩	给战死者	(163)
师 陀	邮差先生	(167)
靳 以	邻居们	(170)
丰子恺	怀李叔同先生	(181)
吴祖光	后台朋友	(188)
朱 德	母亲的回忆	(198)
吴 晗	哭一多	(202)
孙 犁	相片	(206)
	“帅府”巡礼	(207)
李 蕤	哀念	(210)
李健吾	萩原大旭	(217)

下编(1949年—)

巴 金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225)
	从镰仓带回的照片	(229)

	怀念萧珊·····	(234)
	怀念马大哥·····	(245)
	怀念从文·····	(253)
沙 汀	卢家秀·····	(268)
钟理和	贫贱夫妻·····	(277)
张秀亚	父与女·····	(288)
方 纪	挥手之间·····	(293)
李辉英	我的嫂子·····	(300)
魏钢焰	忆铁人·····	(304)
施叔青	哭俞老师·····	(320)
菡 子	长江横渡·····	(328)
荒 煤	阿诗玛,你在哪里? ·····	(335)
黄宗英	星·····	(341)
	插柳不教春知道·····	(353)
丁 宁	幽燕诗魂·····	(355)
台静农	记波外翁·····	(363)
	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	(369)
	伤逝·····	(372)
陶斯亮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375)
朔 望	只因·····	(391)
李 锐	怀念田家英·····	(393)
何 为	园林城中一个小庭园·····	(400)
韦君宜	蜡炬成灰·····	(409)
叶君健	忆绿川英子·····	(414)
陈大远	落花时节·····	(422)
姜德明	缝穷女·····	(427)
	西沽的桃花在哪儿? ·····	(432)